

审美正义：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问题

舒开智*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受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学界一直强调审美的自律性、超越性和无功利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救赎之路，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审美与文化批判，期望通过建构审美乌托邦来寄托人类自由解放的希望。但是，这种审美和文化批判的理论路径过分倚重主体心理体验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忽视了现实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改造，片面夸大感性、情感、想象力的作用。今天，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依然锐不可挡，并且继续以“资本主义”的实在形式遵循着其固有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的魔力和逻辑依旧支配和塑造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经济社会新近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论文追溯了审美与资本关系的历史嬗变，就审美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资本对审美的绑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展开了对资本的辩证批判与反思，就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回答。

【关键词】审美；资本；审美自律；现代性；人的自由

一直以来，受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学界对审美的理解，主要强调审美的自律性、超越性和无功利性。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为克服日趋喧嚣、物质膨胀的资本主义弊病，极力倡导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精神自由的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主张审美具有超越之维，是拯救异化现实的灵丹妙药和理想寄托。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退场，包括康德美学在内的自律论美学也被引进国内，学界开始以审美的感性和超功利来纠正极左主义文艺的错误思潮和实践。到了20世纪末，直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一路高歌奋进，各大中型城市在投资拉动经济的理念下不断呈现着光鲜亮丽、美轮美奂的审美图景和表象。各大都市报和生活信息报的头版醒目位置都被楼盘广告占据着，媒介在资本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为大众建构着幸福高雅的人居环境和生活。各大超市和购物中心摆满了琳琅满目、时尚精致的商品，连普通居民在购物时都会关注商品的包装外观和审美形式。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正在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这一切，诚如法国时

* 舒开智，男，1979年生，湖北武穴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审批号：15ZDB0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暨黄冈师范学院2016年高级别培育项目“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项目编号：201618503）的阶段性成果。

尚学院的奥利维耶·阿苏利教授为我们描述的那样——21 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出现了重大转变：审美动因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审美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现代启蒙主义美学的叙事中，审美、品味、时尚与经济、消费、生产等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今天，艺术、艺术家和艺术界已经与资本化的社会体制形成合谋与共生。审美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经典美学话语从“个体自由”和“审美解放”的关注转变为对产业体系、阶级趣味、艺术市场、文化消费、日常经验、文化政治和道德制度等的关注，这一现象促成了美学的当代转向和基本问题的转型。正视这一美学和艺术的嬗变，有助于破解现代美学阐释的危机，有助于推进中国美学研究范式和话语类型的转换，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当代审美与资本、审美与政治、审美与道德等重大问题的阐释介入能力。

一、 资本与审美的媾和：美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新嬗变

在美学史上，艺术和审美最初是与物质相统一的，是与实用相关联的。柏拉图就把诗人看作和工匠是相同的层次，都依靠技艺制造出某种可以称得上“好”或“美”的具体东西，他们的产品离纯粹美还相差很远。但是他又看到了制作诗的技艺的特殊性——“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作诗或发预言。由于诗人的创作不是凭借技艺，因此他们说出许多事情或讲到许多人的功绩，……凭的不是技艺，而是神的指派。”审美与物质相分离、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不断追求“纯粹性”，要归结于审美现代性思想的产生和艺术自律观念的出现。

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审美对于实现现代人的自由的重大意义。他们试图以审美之维弥补物质之维的单向度片面发展，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状况。尽管这种美学带有浓厚的政治美学色彩，但是赋予了美学以凝聚社会共同情感、促进精神沟通的重要功能。康德指出，“在美的艺术中，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合目的性的理念论原则。因为这里不能由于感觉而接受合目的性的一种审美的实在论（那样一来它就会不是美的艺术，而是适意的艺术）：这一点是它与美的自然共有的。然而，由审美理念而来的愉悦不必（作为机械性蓄意的艺术）依赖于达到确定的目的，因而甚至在这原则的理性论中，作为基础的也是目的的观念性，而不是实在性：这一点，也由此而清晰可见，即美的艺术本身必须不被视为知性和科学的产品，而是天才的产品，因而是通过与具有确定目的的理性理念本质不同的审美理念获得其规则的。”面对着现代人精神分裂的痛苦，怀着对古希腊“完整人性”的向往，席勒更是认为，美不是别的，美就是现象中的自由。面对当时社会的文明弊病，粗野统治着社会的下层，懒散和性格败坏统治着社会的上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

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针对这种人在现实物质中遭遇的束缚局面，他极力主张建立一个美的假象王国，只有这样，人才能摆脱物质与道德的强制，获得自由。

“在力的可怕王国的中间与在法则的神圣王国的中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黑格尔也明确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他特别强调美的自由和无限，认为美既不受知解力的局限，又不受欲念和目的限制，如此一来，艺术和审美便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的超然独立。“无论就美的客观存在，还是就主观欣赏来说，美的概念都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解脱了有限事物的相对性，上升到理念和真实的绝对境界。”

正是由于这种对美和艺术的自主性的孜孜追求，我们今天所说的美的艺术（fine art）和审美经验的概念在 18 世纪才真正确立起来，经过 19 世纪社会和现代性的发展，形成了“审美自律”或曰“艺术自律”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在审美自律论的指导下，审美与资本是格格不入的，审美更多地是对资本负面效应和社会弊病的拯救和超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和艺术自律思想，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中，致力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坚信艺术审美和审美自治将有助于我们解答现代命运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时代议题。

早在布洛赫那里，他就看到了艺术在对人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中，内蕴着对更美好未来的希冀，现代艺术由此获得了积极和正面的意义。马尔库塞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高度整一的：“在特定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休闲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在《审美之维》中，他深刻阐明了“新感性”和美在压抑的社会中所具有的冲击和解放的力量，“当想象力从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在科学依托下，将会把它的生产力转向对经验和经验世界的彻底重建。在这个重建中，美学的历史地位将得到改变。美将在对生活世界的改造中，也就是说，在成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中表现出来。”通过审美和艺术来恢复个体的感性能力，唤醒人们内在的否定意识和批判精神，从而建构起审美乌托邦来寄托人类自由解放的希望。这是马尔库塞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审美救赎之路。

阿多诺更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艺术丧失了对资本主义本该应有的批

判性，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与康德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文化工业的绝对规则不再与自由有任何共同点。”由现代技术催生的大众文化，抹平了高雅文化与低俗艺术的界限，是一种“伪个体性”的具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谋。“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些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文化工业利用这些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现实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这些范畴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实的衡量标准。”并且这种大众文化生产遵循着商品消费的规则，“文化工业一如既往地作为对第三者的服务而存在，它保持着与资本的下倾流动过程的密切联系，保持着与它得以存在的商业的密切联系。”资本和权力控制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循规蹈矩已经取代了自觉地思考。”

从德国古典美学到法兰克福学派，我们不断发现，审美现代性一直是西方知识分子抵抗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他们寄希望于以艺术和审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对抗资本全面统治的异化社会，“现代性批判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转向艺术，转向艺术自律，而自律又必然走向与现实的疏离和超越，并将之视为审美性或艺术性所在。这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基本路径。”法兰克福学派以启蒙主义美学的标准，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及其文化产品，进而否定作为现代艺术表现新形式的大众文化，这实际上隔断了文化、审美与资本、社会的深层联系。同时，过分寄望于审美想象往往会落入乌托邦幻象之中而缺乏改变现实的实际行动和真实力量。今天，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三者之间是辩证协调的、相互支撑的关系，资本主义借助审美动因不断发展，阿苏利指出，“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这种演变是从文化进入到经济中心开始的。”韦尔施在论述“作为经济策略的审美化”时也指出：“这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都服务于经济的目的。一旦同美学联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对于早已销得动的商品，销量则是两倍或三倍地增加。”这种现象，借用阿苏利的话，也即“审美资本主义说明了一种经济的变革，这种经济在本质上不是有用的商品流通和购得的问题，而是一个服从于审美判断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审美空间。”

中国学者叶朗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从历史的发展看，审美的因素（属于精神性的东西）最早是从物质的、实用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后来，审美与实用逐渐分离。审美的因素大量地表现在艺术活动之中。艺术中当然也有物质的因素，但那是媒介、载体、手段。艺术给予人的是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享受。这可以说是对实用与审美的原初统一的否定。历史发展到了高科技的今天，审美的因素又回到物质、实用的活动之中，审美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重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这对美学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契机，诚如有学者指出，“美学现代意识的觉醒就在于突破以往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观念，在不断吸

收新的理论资源及其现实养分的过程中，走向新的文化创造。”审美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来了美学边界的变迁和移位，改变了传统美学执拗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对本质意义的追求这种格局，拓展了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和方法观念，彰显美学理论介入现实的能力和品格，促进美学研究面向现实开放和“接地气”。

二、资本对审美的绑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反思

根据阿苏利的分析，早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宫廷贵族们就已发展出一种以闲逸和品味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以好的品味作为彰显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以区别于其他庶民。“好品味与统治权的重新分割和分配相符。品味的调控就是政治等级的调控，人们使用卓越品味的权威，通过引诱，以一种和平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利。”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丰富，“当审美品味的疆界变得模糊，不同历史时期、体裁、对象、属性、感受间的组合表现出了品味的兼收并蓄，导致了传统等级制度的混杂和坍塌。”表面看来，“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里，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的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解放个人的承诺的实现，个人从此能够选择自我社会状态以及拥有与消费的服务和物品。因此，我们要谨防资本逻辑对审美的绑架和规约，谨防少数群体通过制造审美舆论的权威来操纵和控制大众的审美认同。因为“自从审美品味被纳入满足感经济，审美产品的监控就可能成为维持经济秩序甚至社会秩序的条件。”并且，“监控的组织是呈网状的，以链接和共振的形式实施，既不需要协调也不需要重心，以使作用力的总和最终能支配情绪和情感。”

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建立起了一个谋取审美愉悦感的系统，人们付钱获得接触文化、知识和情感体验的权力。一方面，审美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中审美活动的世俗化、民主化和普遍化。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是，另一方面，审美资本主义也使得原本自由悦心的审美活动演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力量和强制权威，迫使人们接受这种审美时尚和规则。在资本逻辑的介入下，当下社会出现了很多“扭曲的审美”，很多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经过无数次的拍摄和修饰，最终进入大众视野，虽然永远遥不可及，但是依然成为“统一性的审美”霸权力量，中国当前大街小巷遍地开花的美容院，就是这种“被绑架的审美观”的佐证。鲍德里亚指出：“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很多广告不是在教我们如何爱自己，而是在教我们如何羡慕“他者”从而恨自己，通过塑造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恐慌感，让人去购买更多的服务和商品。这种购买行为不是自由的审美消费，而是一种被支配和被操纵的变异。正

如韦尔施所批判的“倘若广告成功地将某种产品同消费者饶有兴趣的美学联系起来，那么这产品便有了销路，不管它的真正质量究竟如何。你实际上得到的不是物品，而是通过物品，购买到广告所宣扬的生活方式。”

叶朗教授指出，“美学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问题，是人的存在问题。”审美关系到人的生存和意义建构，虽然“在人类历史上，确有这样的阶段，人们为了物质的东西而丢掉精神的追求，为了实利而丢掉审美。但从长远看，随着物质生活的高度发展、繁荣和富裕，精神的享受、审美的追求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人们将迎来一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即体验经济的时代。这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问题是，在这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审美是否还能令人愉悦身心？审美还能否让人超越物质世界的羁绊？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审美”，有的已经成了“审美变异”——审美泛化、审美低俗化、审美物质化、审美感官化，表面的审美膨胀和泛滥背后隐藏着意义缺失和价值迷失的危机。

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资本的介入和干预会稀释艺术的存在感。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墨菲和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所言：现代资本主义连续性地展示着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独创性能量，同时不失其优雅的底线。它同时生产漂亮的物品和狰狞的物品。它的机构时而瘦身时而膨胀。审美资本主义的“审美”旨在提醒我们：这个极好的定位以及最好的艺术作品的储备、身份和自足存在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各种组织机构和物品的精神之中，伴随着各种垃圾、空虚和不雅观的时刻。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审美在制作和售卖商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如此。以中国影视行业为例，根据有关报道，原本期待 2016 中国电影票房达到 600 亿元的总体目标，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仅仅只有 388.2 亿元。绑架了影视行业多年的资本，带来电影票房虚高的同时，也造成影视行业泡沫不断增多，催生了一批烂片。殊不知，只有高质量的电影才能赢得观众的口碑，才能获得高票房。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一种能够在运动中自行增殖的、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由于资本是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最高点，因而它成了最权威的统治力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资本作为一种物化了的的社会关系，可以衍生强大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的扩张就具有魔性的磁力，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决定、支配、统治和主宰社会一切的存在和关系，“资本扩张就是在这种不仅是满足真实的需要，而且是通过创造幻想的和人为的欲望来展开的。由此消费已不再以人的真实的感性需要为本位，而是完全以资本的扩张为本位，完全为资本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的消费实质上就是一种异化消费。”

以近年来风行全球的迪士尼为例，有学者指出，“迪士尼塞给大众的不仅仅是童话，而

且是文化，是美学意识形态。面对迪士尼文化肆无忌惮地全球性扩张，分析迪士尼这头文化巨兽是当代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迪士尼以轻松浪漫的美学形式和梦幻传奇内容呈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中产阶级生活情趣和价值理想，表征了美国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浓厚的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准则。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审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其政治理想的通用模式，例证了自律和自我决定的新形式，改善了法律和欲望、道德和知识之间的关系，重建了个体和总体之间的联系，在风俗、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调整了各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审美预示了马克斯·霍克海默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在这个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并不断深入的过程之中，资本逻辑已经有恃无恐地渗透、植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抑或是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当下是一个日渐被资本所统治的时代，又是一个需要从资本笼罩之下解放出来的时代。

当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秩序和文化构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逻辑下人的劳动的异化与文化的资本化并存，资本逻辑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基本演化逻辑。”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 and 批判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的先导和指导。从商品、货币再到资本，概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生成的历史经纬，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运转的核心灵魂——“资本”。他将“资本”视为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即“资本主义”。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将目光聚焦到社会结构最基础的经济生产领域的，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根本原则的世界，“资本来到世间”不仅在经济上标志着“一个生产过程的新时代”，也在精神文化维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是现代生产的基础、总和和支配一切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马克思以“资本”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构成了他对现代社会分析批判的主要切入点和关键内容，“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他揭开了建立在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经济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进而阐明、关注“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他没有拘囿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而是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纵深发展的宏大格局中看待“资本”的作用和局限，最后，马克思指出，只有以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资本的特殊局限和矛盾，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现代性的终极价值理想——人的自由解放。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理论服务的，马克思理论的最终指向是人的自由，而不是其他的东西。马克思对

资本的历史价值的肯定更大程度上是其对人的自由的促进的肯定。”

三、“人的自由”：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伦理与正义

审美解放和审美自由是现代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和现代主义艺术的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它的存在根据就是建立在艺术自律论基础上。如前所述，这种艺术自律论在德国古典美学那里就初露端倪。进入 20 世纪以来，这种艺术自律论被用来开展大众文化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技异化现象批判等。“艺术自律论赋予审美现代性以终极性的价值本体，审美现代性正是以自主性的艺术精神为价值坐标反抗启蒙现代性的世俗化和技术化，因而现代艺术的价值诉求就在于构建独立的审美共和国，以图在异化世界中让自由的人性重获解放。自浪漫主义开始的艺术身份独立运动是现代艺术的起点，经过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现代艺术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精神特质，即一种站在艺术自主性立场上拒绝、否定乃至反抗世俗生活世界的审美解放论。”好景不长的是，面对汹涌来袭的审美资本主义，凌空蹈虚的艺术自律论最终走向破产的境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孕育艺术自律的市民社会与贵族国家的对立趋于消散。另一方面，资本的运作和资本逻辑的渗透使得当代艺术和生活、审美和日常世界、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日渐消弭。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发现了资本原则的介入，使得商品和美学日益难以分解，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可以成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前此未曾受到重视的商品化的领域里去。……就历史发展而言，我们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治与介入。”居伊·德波在他的景观现象学批判中看到了“资本”在视觉文化层面新的作用模式，“景观征服现实的人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已经完全控制他们。景观只不过是独立的发展中的经济。”“资本变成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马克·波斯特则在西方社会历史所作的“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划分中洞察到了“资本”对媒介的渗透和影响。

审美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性制度的变革、生产性财富的增加、公共空间的扩大、技术的创新、剩余时间的增多，为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一个人简单地无视那些高级艺术作品事实上所具有的通俗起源，去宣称通俗艺术作品不可能继续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知的错误。这是统治的精英对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文化资源的掠夺性入侵。”审美资本化带来了社会文化资源享受的民主化和平等化，“人人都成为艺术家”正在变成现实。“在资本主义中，商品否定了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一切限制：它们通过给予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以权力，使他们获得原本不仅因为价格而且主要因为周围的社会心理而被禁止获得的产品，从而实现社会现实的民主化。资本主义不仅通过使艺术从深奥难懂的教条转变为浅显易懂的地位与声望的象征，从而使艺术生产世俗化。它通

过摧毁权力结构和传统权威使得社会现实民主化。”但是，另一方面资本扩张不断侵占艺术的空间，使艺术日益商品化、工业化、娱乐化、标准化，引起悖论，艺术日益堕落。诚如韦尔施所言：“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这一生气勃勃的潮流，在今天远远超越了日常个别事物的审美掩盖，超越了事物的时尚化和满载着经验的生活环境。”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能否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构造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这一对“美的规律”的发现和理解，抓住了人的精神创造性的关键，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向未来的理论生长空间。“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紧紧抓住‘实践’这个中介，把社会经济活动状况通过美学进行理论上的提升：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变成了美学意义上的人的僵化与机械化，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变成了美学意义上异化劳动的动因，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制变成了美学意义上美的桎梏，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私有制的否定变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幸福’‘舒畅’和‘自在’。”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批驳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乌托邦之梦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与德国古典美学、旧的国民经济学和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侧重于从经济学哲学视域出发，从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揭秘现代性兴起的资本逻辑秘密，指认“资本来到世间”并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历史规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出现的根源，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带来的异化根本原因不在资本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且资本具有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的潜能。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既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又从辩证唯物主义视域出发，肯定了资本的正面效应，资本的发展为克服资本异化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前提，“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指证分析，意在揭示人的全面异化的现实根源和改变路径，并积极展望异化之克服的人类历史发展愿景。资本能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知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

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系列分析,其方法与目的并不限于单纯的经济学维度,而始终具有探寻人类如何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生存论路向,具有深厚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的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审美正义的实现从根本上有赖于经济的变更和阶级利益的调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资本的发展能带来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进步,让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从繁重劳动中得以身体解放,从而实现感性解放。

马克思既指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质异化带来的伤害和桎梏,又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性飞跃意义,赞扬了资本主义对于现代性发展的推进和对人类自由发展的促进,“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基础的积累和资本正面效应的释放,可以大大促进人类的解放,审美正义的实现有赖于资本的推动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一关键理论要点,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学说,既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又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价值关怀,由此凸显出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对于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精神。”面对审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理论武器,避免资本的负面伦理效应,弘扬资本的正面伦理效应,实现社会的审美正义。